

## 第十三回 出惡言拒聘實增奸險

詞曰：

禮樂場中難用狠，況是求婚，須要他心肯。一味蠻纏拿不穩，全靠威風多是滾，君子持身應有本，百歲良緣，豈不深思忖？若教白璧受人污，寧甘一觸成齏粉！

——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話說鐵公子辭了馮按院出來，就將馮按院說的話一一都與水用說明了，叫他報知水小姐。因又說道：「你家小姐，慧心俏膽，古今實實無二，真令我鐵中玉服煞。祇因男女有別，不得時時相親為恨耳。然此天所定也，禮所制也，無可奈何！」因將馬仍歸還水用回去，卻自僱了一匹蹇驢，仍回大名府去，正是：

來因義激輕千里，去為深情繫一心。

漫道靈犀通不得，瑤琴默默有知音。

按下水用回復水小姐，鐵公子自回大名府，不題。卻說過公子邀了三個惡公子，七八個硬漢，祇指望痛打鐵公子一場，出了胸中之氣，不料反被鐵公子將酒席掀翻，把眾人打得狼狽狼狽，竟提著張公子送他出門，揚揚而去，甚是裝成模樣，大家氣得說話不出。氣了半晌，還是水運說道：「此事是我們看輕了，氣也無用，也不料這小畜生倒有此膂力。」過公子道：「他雖有膂力，卻不是眾人打他不過，祇因他用手提著張兄，故不敢前耳。如今張兄脫了身，這事放手不得，待我率性叫二三十人去打他一頓，然後到按院處去告他一狀。」張公子道：「既是過兄叫人去，我也去叫二三十人去相幫。」王公子、李公子也去叫人相幫，一時乘著興，竟聚了百十餘人。

四公子同水運領著，竟擁到下處來尋鐵公子廝打。及到下處問時，方知鐵公子已去了，大家懊悔，互相埋怨。過公子道：「不須埋怨，他雖逃去，我有本事告一狀，叫按院拿了他來。」水運道：「他是北直隸人，又不屬山東管，就是按院也拿他不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要拿他來也不難，祇消我四人，共告一狀，說他口稱千軍萬馬殺他不過，意在謀反，故屢屢逞雄，打奪四人，欲為聚草屯糧之計，聳動按臺，要他上本。等本上了，我四家再差人進京，稟明各位大人，求他們暗暗預力。去鑽下命令來拿人，那時他便有萬分膂力，也無用了。」大家聽了，俱歡喜道：「此計甚妙！」

因叫人寫了一張狀子，四人同出名，又寫水運作見證，約齊了，竟同到東昌府來，候馮按院放告日期，竟將狀子投上。馮按院細細看了見證，合著鐵公子前告之事，欲待就將鐵公子先告他之事批明不准，又恐他們謗他聽信一面之辭，欲要叫他四人面審，卻又恐傷體面。因見水運是見證，就出一根簽，先拿水運赴審。

原來水運敢做見證，祇倚著四公子勢力，料沒甚辨駁。忽見按院一根簽，單單拿他去審，自己又沒有前程，嚇得魂飛天外，滿身上祇是抖。差人聞知他是水運，哪管他的死活，扯著就走。水運看著四公子，著急道：「這事怎了？還求四位一齊同進，見見方好。恐怕我獨自進去，沒甚情面，一時言語答應差了，要誤大事。」四公子道：「正該同見。」遂一齊要進去。差人不肯，道：「老爺吩咐，單拿水運，誰有此大膽，敢帶你眾人進去！」四公子無法，祇得立住，因讓差人單帶水運到丹墀下，跪稟道：「蒙老爺見差，水運拿到。」

馮按院叫帶上來，差人遂將水運直帶到公座前跪下。馮按院因問道：「你就是水運麼？」水運戰戰兢兢的答應道：「小的正是水運。」馮按院又問道：「做證見的就是你麼？」水運道：「正是小的。」馮按院又問道：「這證見還是你自己情願做的，還是他四人強你做的？」水運道：「這證見也不是四人強小的做，也不是小的自情願做，祇因這鐵中玉謀反之言，是小的親耳聽見，故推辭不得。」馮按院道：「這等說來，這鐵中玉謀反是真了？」水運道：「果然是真。」馮按院道：「既真，你且說這鐵中玉說的是甚麼謀反之言。」水運道：「這鐵中玉自誇他有手段，便若手持寸鐵，縱有千軍萬馬，也殺他不過。」馮按院又問道：「這鐵中玉謀反之言，還是你獨自聽見的，還有別人亦聽見的？」水運道：「若是小的獨自聽見的，便是小的冤枉他了。這句話實實是與他四人一同聽見的。他四人要做原告，故叫小的做證見。」馮按院道：「既是你五人同聽見，定有同謀，卻在何處？」水運因不曾打點，一時說不出，口裏祇管咯咯的打花舌。

馮按院看見，忙叫取夾棍來。眾衙役如虎如狼，吆喝答應一聲，就將一副短夾棍，丟在水運面前。水運看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面如土色。馮按院又用手將案一拍，道：「問你在何處聽見，怎麼不說？」水運慌做一團，沒了主意，因直說道：「這鐵中玉謀反之言，實實在過其祖家裏聽見的。」馮按院道：「這鐵中玉既是大名府人，為何得到過其祖家裏來？」水運道：「這鐵中玉訪知過其祖是宦家豪富，思量劫奪，假作拜訪，故到他家。」馮按院又問道：「你為甚也在那裏？」水運道：「這過其祖是小的女婿家，小的常去望望，故此遇見。」馮按院又問道：「你遇見他二人時，還是喫酒？還是說話？還是廝鬧？」水運見按院問的兜搭，一時摸不著頭路，祇管延捱不說。

馮按院因喝罵道：「這件事，本院已明知久矣，你若不實說真情，我就將你這老奴才活活夾死！」水運見按院喝罵，一發慌了，祇得直說道：「小的見他二人時，實是喫酒。」馮按院又問道：「你可曾同喫？」水運道：「小的撞見，也就同喫。」馮按院又問道：「這王、李、張三人，又是怎生來的？」水運道：「也是無心陸續來的。」馮按院又問道：「他三人撞來，可曾同喫酒？」水運道：「也曾同喫。」馮按院又問道：「你五人既好好同喫酒，他要謀反，你五人必定也同謀了，為何獨來告他？」水運道：「過其祖留鐵中玉喫酒，原是好意，不料鐵中玉喫到酒醉時，露出本相來，將酒掀翻，抓人亂打，打得眾人跌跌倒倒，故實嘴說出『千軍萬馬殺他不過』謀反的言語來，還說要將四家蕩平做寨費，故四人畏懼，投首到老爺臺下。若係同謀，便不敢來出首了。」馮按院道：「抓人廝打了，祇怕還是掩飾，彼此果曾交手麼？」水運道：「怎不交手？打碎的酒席器皿還在，老爺可以差人去查看。」馮按院道：「既相打，他從大名府遠來，不過一人，你五家的主僕多，自然是他被傷了，怎麼倒告他謀反？」水運道：「這鐵中玉雖止一人，他動起手來，幾十人也打他不過。因他有此本事，又口出大言，故過其祖等四人告他謀反。」馮按院又問道：「這鐵中玉可曾捉獲？」水運道：「鐵中玉英勇絕倫，捉他不住，被他逃走了。」

馮按院叫吏書將水運口詞，細細錄了，因怒罵道：「據你這老奴才供稱，祇不過一群惡少酒後之毆，怎就妄告謀反？鐵中玉雖勇，不過一人，豈有一人敢於謀反之理？就是他說千軍萬馬，殺他不過，亦不過賣口逞勇，並非謀反之言。你說鐵中玉逃走？他先已有詞，告你們朋謀害，怎說逃走？據二詞看來，喫酒是真，相打是真。他祇一人，你們五人，並奴僕一千，則你們謀陷是實；而謀反毫無可據，明明是虛。本院看過、王、張、李四人皆貴體公子，怎肯告此謊狀？一定是你這老奴才與鐵中玉有讎，故兩邊挑起事端，又敢來做硬證見，欺瞞本院，情殊可恨！」說著將手去筒子裏拔了六根籤，丟在地下，叫拿下去打。

眾皂隸聽了，吆喝一聲，就將水運拉下去拖翻在地，剝去褲子，揪著頭腳，祇要行杖，嚇得水運魂都沒了。滿口亂叫道：「天宮老爺，看鄉紳體面，饒了罷！」馮按院因喝道：「看哪個鄉紳體面？」水運道：「小的就是兵部侍郎水居一的胞弟。」馮按院道：「你既是他胞弟，可知水侍郎還有甚人在家？」水運道：「家兄無子，止有小的親侄女在家看守，甚是孤危。前蒙老爺天恩，賞了一張禁人強娶的告示張掛，近日方得安寧，舉家感激不盡。」馮按院道：「這等是真了。你既要求本院饒你，你可實說你與鐵中玉有甚讎隙，要陷害他？」水運被眾皂隸揪在地下，屁股朝天，正在求生不得之際，那裏還敢說謊，祇得實說道：「小的與鐵中玉原無讎隙，祇因過其祖娶小的侄女，未曾娶成。因前番過其祖搶侄女到縣堂，被鐵中玉救去，故懷恨在心。今見鐵中玉又來，恐怕不還好意，故算計去拜他，等他來回拜，留他喫酒，邀眾人酒中尋鬧，要打他出氣。不料鐵中玉是個豪傑，反被他打的不堪。氣忿不過，故激撓到老爺臺下，實與小的一毫無讎。」按院聽了，道：「這是實情了。」又叫吏書錄了。方吩咐放起水運道：「若論這事。該痛打你一頓板子，枷號一月，以儆刁風。今一則念你是紳宦子弟，又則看四公子體面，故饒了你。快出去勸四位公子息訟，不要生事。」

因叫一個書吏押著水運，將原狀與鐵公子的呈子，並水運供稱的口詞，都拿出去與四位公子看，又吩咐道：「你就說此狀，老爺不是不行，若行了，審出這樣情由，實於四位有不便。」吩咐完，因喝聲：「押出去！」水運聽見，就象鬼門關放赦一般，跟著書吏，跑了出來。看見四公子，祇是伸舌，道：「這條性命幾乎送了。馮老爺審事，真如明鏡，一毫也瞞他不得，快快去罷！」四公子看見鐵公子已先有呈子，盡皆驚駭道：「我們祇道他害怕，逃走去了，誰知他反先來呈明，真要算能事！」又見水運害怕，大家十分沒趣，祇得轉寫一帖子，謝了按院，走了回來，各各散去。別人也漸漸去開，惟過公子，終放心不下，見成奇進京去，久無音信，又差一個妥當家人，進京去催信。正是：

青鳥不至事難憑，黃犬無音側耳聽。

難道花心不輕露，牢牢密密護金鈴？

按下過公子又差人進京，不題。卻說先差去的家人並成奇到了京中，尋見過學士，將過公子的家書呈上。過學士看了，因叫成奇到門房中，與他坐了，細細問道：「大公子為何定要娶這水小姐？這水小姐的父親已問軍到邊上去了，恐怕門戶也不相當。」成奇道：「大公子因訪知這水小姐是當今的淑女，不但人物端莊，性情靜正，一時無兩；祇那一段聰明才干，任是有才智人也算他不過，故大公子立誓要求他為配。」過學士因笑道：「好癡兒子，既要求他為配，祇消與府縣說知，央他為媒，行聘去娶就是了，何必又要你遠遠進京來見我，又要我遠遠到邊上去求他父親？」

成奇道：「大公子怎麼不求府縣？正為求府縣，用了百計千方，費了萬千氣力，俱被這水小姐不動聲色，輕輕的躲過，到底娶他不來。莫說府縣壓服他不倒，就是新到的馮按院，是老爺的門生，先用情為大公子連出兩張虎牌，限一月成婚，人人盡道再無修改了。不料這水小姐真真是個俏膽潑天，竟寫了一道本章，叫家人進京擊登聞鼓，參劾馮按院。」過學士聽了，驚訝道：「小小女子，怎有這等大膽？難道不怕按院拿他？」成奇道：「莫說他不怕拿，他等上本的家人先去了三日，他偏有膽氣，將參他的副本，親自當堂送與馮按院看。馮按院看見參得厲害，竟嚇慌了。再三苦苦求他，他方說出上本家人名姓，許他差飛馬趕回。馮按院曉得，他是個女中英俊，惹他不得，故後來轉替他出了一張禁人強娶的告示，掛在門前，誰敢問他一問？大公子因見按院也處他不倒，故情急了，祇得託晚生傳達此情，要老爺求此淑女，以彰《關雎》雅化。」

過學士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這水小姐如此聰慧，怪不得癡兒子這等屬意。但這水居一也是個倔強任性之人，最難說話。雖與我同鄉同裏，往來卻甚疏淡；況他無子，止此一女，未知他心屬意何人。若在往日求他，他必裝模做樣，今幸他遭戍邊庭，正在患難之際，巴不得有此援引，我去議親，不愁不成。」成奇道：「老爺怎生樣去求？」過學士道：「若論求親之事，原該託一親厚的媒人，先去道達其意，講得他心允了，然後送定行聘禮。祇是他如今問軍在邊，遠離京一二千里，央誰為媒去好？若央個小官，卻又非禮；若求個大老，大老又豈可遠出？況大老中，並無一人與他親厚。莫若自寫一封書，再備一副厚禮，就煩成兄去自求罷。」成奇道：「老爺寫書自求，到也捷徑。若書中隱隱許他辯白，他貪老爺勢力，自然依允。倘或畢竟執拗不從，他已問軍，必有衛所管轄之官，並親臨上司，老爺可再發幾個圖書、名帖，與晚生帶著，到臨時或勸諭他，或挾制他，不怕他不允。」過學士點頭道是。因一一打點停當，擇個日子，叫成奇依舊同了兩個得力的家人同去。正是：

關雎須要傍河洲，展轉方成君子逌。

若是三星不相照，空勞萬里問衾綯。

話說水侍郎在兵部時，因邊關有警，他力薦一員大將，叫做侯孝，叫他領兵去守御。不期這侯孝是西北人，為人勇猛耿直，因兵部薦他為將，竟不曾關會得邊帥，徑自出戰。邊帥惱他，暗暗將前後左右的兵將俱撤回，使他獨力無援，苦戰了一日，不曾取勝，因眾口一詞，報他失機，竟拿了下獄，遂連累水侍郎薦舉非人，竟問了充軍，貶到邊庭。水侍郎又為人寡合，無人救解，祇得竟到貶所，一年有餘。雖時時記念女兒，卻自身無主，又在數千里之外，祇得付之度外，不料這日正閑坐無聊，忽報京中過學士老爺差人候見。

此時水侍郎雖是大臣被貶，體面還在，然名在軍籍，便不好十分做大。聽見說過學士差人，不知為甚，祇得叫請進來。成奇因帶了兩個家人進去，先送上自己的名帖，說是過學士的門客。水侍郎因賓主見了，一面趨坐待茶，一面水侍郎就問道：「我學生蒙聖恩貶謫到此，已不齒於朝紳，長兄又素昧生平，不知何故，不憚一二千里之途，跋涉到此？」成奇因打了一恭，道：「晚生下士，怎敢來候見老先生？祇因辱在過先生門下，今皆過老先生差委，有事要求老先生，故不惜奔走長途，斗膽上謁。」水侍郎道：「我學生雖與過老先生忝在同鄉，因各有官守，相接轉甚疏闊。自從貶謫到邊，一發有雲泥之隔。不知有何見諭，直勞長兄遙遙到此？莫非朝議以我前罪尚輕，又加以不測之罪麼？」成奇道：「老先生受屈之事，過老先生常說，不久就要為老先生辨明，非為此也。所為者，過老先生大公子，年當授室之時，尚未有佳偶，因訪知老先生令愛小姐，乃閨中名秀，又擅林下高風，誠當年之淑女，願以弱冠之儀，

久矣。不意天緣多阻，老先生復屈於此，不便通於媒人，當俟老先生高陞復任，再遭冰人，又恐夫桃夭失詠。今過老先生萬不得已，祇得親修尺楮，並不腆之儀，以代斧柯。」因叫兩個家人，將書札呈上，又打一恭道：「書中所懇，乞老先生俯從。」

水侍郎接了書，即拆開細看。看完了，見書中之意與成奇所說相同，因暗想道：「這過學士在朝為官，全靠柔媚，已非吾輩中人。他兒子遊浪有名，怎可與我女兒作配？況我女兒在家，這過公子既要求他，裏巷相接，未有不先求近地，而竟奔波於遠道者。今竟奔波遠道而不惜者，必近地求之而有不可也。我若輕率應承，倘非女兒所願，其誤非小。」因將書袖了，說道：「婚姻之事，雖說父命主之，經常之道也。然天下事，有經則有權，有常則有變。我學生孤官弱息，蒙過老先生不鄙，作蘋蘩之採，可謂榮幸矣。今我學生宦京五載，又戍邊年餘，前在京已去家千里，今去京則又倍之。則離家之久，去家之遠，可想而知矣。況我學生無子，止此弱息，雖女猶男，素不曾以閨中視之，故產業盡聽其所掌管，而議婚一事，久已囑其自擇矣。此雖未合經常，聊從權變耳。過公子既不以小女為陋，府尊，公祖也；縣尊，父母也；舍弟，親叔也，何不一絲繫之，百輛迎之？胡舍諸近，而求諸遠乎？」成奇道：「老先生臺諭，可謂明見萬里！過公子因夢想好逑，不能一時即遂鐘鼓琴瑟之願，故求之公祖，公祖已許和諧；求之父母，父母已允結褵；求之親叔，親叔已經納聘。然反復再四，而淑女終必以父命為婚姻之正，故過老先生薰沐，遣晚生奔馳以請也。」

水侍郎聽見說女兒不肯，已知此婚非女兒之欲。因而說道：「小女必待父命，與過老先生必請父命者，固守禮之正也。但我學生待罪於此，也是朝廷之罪人，非復家庭之嚴父矣。且夕生死，且不可測，安敢復問家事？故我學生貶謫年餘，並不敢以一字及小女長短者，蓋以臣罪未明也，君命未改也。若當此君命未改，臣罪未明之時，而即遙遙私圖兒女之婚姻，則是上不奉君之命，下不自省其罪也，其罪不更大乎？斷乎不敢！」成奇道：「老先生金玉，自是大臣守止，不欺室漏之言，然禮有貶之輕而伸之重者。如老先生今日，但曲賜一言，即成百年秦晉之好，孰重、孰輕？即使在聖主雷霆之下，或亦憐而不問也。」

水侍郎道：「兄但知禮可貶，而不知禮之體有不可貶者。譬如今日，我學生在患難中，而小女孤弱，不能拒大力之求，凡事草草為之，此亦素患難之常，猶之可也。倘在患難中，而不畏患難，必以父命為正，此賢女之所為也。女既待父之正，則為父者，自不容以不正教其女也。若論婚姻之正，上下有體，體卑而強尊之，謂之瀆；體尊而必降之，謂之褻。以我學生被謫在此，體卑極矣，有勞長兄遠繫赤繩，則我學生以為僭而不敢當矣。若以我學生昔日曾備員卿貳，亦朝廷侍從之官也，倘若絲蘿下結，即借鴛鴦的斧柯之用，亦無不可。何竟不聞，而乃自遣尺書，為析薪之用，不亦大褻乎？尊兄試思之，不可也？」成奇被水侍郎一番議論，說得頓口無言，捱了半晌，因復說道：「晚生寒賤下士，實不識臺鼎桃夭大禮。但奉過老先生差委而來，不過聊充紅葉、青鸞之下塵，原不足為重輕。設於禮有舛錯，望老先生勉而教之，幸勿以一介非人，而誤百年在事。」

水侍郎道：「尊兄周旋，亦公善意。但我學生細思此婚，實有幾分不妥。」成奇道：「有何不妥？」水侍郎道：「過老先生乃臺鼎重臣，我學生係沙場戍卒，門戶不相當，一也；女無母而孤處於南，父獲罪而遠流於北，音信難通，請命不便，二也；我學生不幸，門祚衰涼，以女為子，於歸則家無人，贅入則亂宗祀，婚姻不便，三也。況議婚未有止憑兩姓，而擇婿未有不識其面者也。敢煩成兄，善為我辭為感。」成奇又再三撮合，而水侍郎祇是不允，因送成奇到一小庵住下。

又議了兩三日，成奇見沒處入頭，祇得拿了過學士的名帖，央衛所管轄之官並親臨上司武弁，或來勸勉，或來挾制，弄得個水侍郎一發惱了，因回復成奇道：「我水居一是得罪朝廷，未曾得罪過學士，而過學士為何苦以聲勢相加？我水居一得罪朝廷，不過一身，而小女家居，未嘗得罪，為何苦苦逼婚？煩成兄為我多多達意，我水居一被貶以來，自身已不望生還久矣。求其提拔，吾所不願；彼縱加毀，吾亦不畏。原禮原書，乞為我繳上。」成奇無可奈何，祇得收拾回京。正是：

鐵石體難改，桂姜性不移。

英雄寧可死，決不受人欺。

成奇回到京中，將水侍郎倔強不從之言，細細報知過學士。過學士滿心大怒，因百計思量，要中傷水侍郎。過不得半年，恰值邊上忽又有警，守邊將帥俱被殺傷，一時兵部無人，朝廷著廷臣舉薦，過學士合著機會，因上一本道：「邊關屢失，皆因舊兵部侍郎水居一誤用侯孝，失機之所致也。今水居一雖遣戍，實不足盡辜；而侯孝尚系獄遊移，故邊將不肯效力也。懇乞聖明大奮乾斷，敕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三法司，即將侯孝審明定罪，先正典型；再逮還水居一，一並賜死，則雷霆之下，薦舉不敢任情，而將士感奮，自然效力，而邊關何愁不靖矣。」不日旨下，依擬。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祇得奉旨提出侯孝，會審定罪。祇因這一審，有分教：

李白重逢，子儀再世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